

世界文學名著小叢書

勇氣

(英國) 高爾斯華綏著

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
目錄

勇氣	一
成就	一一
報酬	一九
選擇	二八
品質	三六
訛詐	四八
良心	六八
美德	八一
破靴子	九五
登室造極	一〇三

勇氣

那個時候（費蘭德說），我窮得很；不是窮到吃不上晚飯，而是窮到早飯、中飯、晚飯都到不了嘴，窮到光靠麵包和烟草勉強過活。我住在衛斯敏士特附近的一家四辨士公寓裏。每間屋裏有三張、五張、乃至七張床鋪；要是你按期付房金，那你可以保留你的床位；不然的話，他們就在那裏安排另外一個人，這個人一定會給你留下他的紀念物。那不是外國人居住的寓所；房客差不多全是英國人，全是些酒徒。他們中間有四分之三的人不吃東西——不能吃東西；他們吃不下固體食物。他們只管喝酒。在這班人身上耗費你的金錢是不值得的——他們是些馬車夫、報童、花邊小販、以及那所謂的夾板廣告夫；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已經折磨到無法挽救的地步。你能指望什麼呢？他們活着，只是爲了湊集足夠的錢，以便死撐活挨下去；除此以外，他們再沒有時間或精力去想別的事情。他們在夜裏回公寓，倒頭就睡覺——那一覺睡得好死啊！不，他們決不吃什麼——只吃一點兒麵包；其餘的都是烈

酒！

一個矮小的法國人常到這個公寓去，他的臉又黃又皺，年紀不算大，約摸三十歲。但是他的生活一向很艱苦——日子如果過得還寬鬆，就不會有人，特別是不會有法國人，光顧這種公寓了。一般法國人是不願意離開自己國家的。這個法國人來給我們剃鬍子——收費是一個辨士；我們大多數都忘記付錢給他，所以平均起來，他差不多要剃三個人的鬍子才得到一個辨士。他也到其他四辨士公寓去——這使他獲得了他的收入——他在隔壁也開了個小店鋪，可是他從來沒有賣什麼東西。他是怎樣工作的啊！他也到你們的一個公共救濟院去；這可不大合算，因為他在那裏要剃十個人的鬍子才得到一個辨士。他時常一邊移動着黃色小枯枝般的疲乏的手指，一邊對我說：「呸！我真是個奴隸！朋友，爲了掙一個辨士，我要消耗四個辨士。會有什麼好處呢？一個人必得吃飽肚子，才會有精力去剃十個人的鬍子來掙一個辨士。」他活像一隻螞蟻，在他的小洞裏來回地亂轉，沒有任何前途，只爲餬口；他總在希望儲蓄足夠的錢，好讓他回法國定居下去。他和我兩個人意氣很相投。除掉那個做過演員的、在沒有喝醉時還很聰明的夾板廣告夫，事實上，在那整個貧民窟裏，他可算得上唯一具有理想的人。他喜歡娛樂，愛好他的音樂廳——總在談論它，

每年一定至少去過兩趟啦。他對音樂廳裏的歡樂知道得很少，確實是這樣——他沒有錢上音樂廳，不過他的用意還不壞。他時常把我留到末尾，慢慢地給我剃鬍子。

「我可鬆口氣了，」他常說。對我說來，這也是一種娛樂，因為我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，往往一連幾天不開腔。碰來碰去只有這麼個把人可以跟你談談話；其餘的人却在旁邊大笑；在他們的眼中，你就像是個傻瓜，是個怪物——是個應該關進獸檻或拴住腿的動物。

「是的，」這個矮小的人常說，「我初來這裏的時候，以為不久就可以回國去，現在可不大有把握了。我的幻想逐漸在破滅。錢有翅膀，可是不向我這裏飛。朋友，老實告訴你，給這些傢伙剃鬍子，我簡直把我的心情都剝到他們身體裏去了。他們是多麼不幸啊，這那可憐蟲！他們該怎樣受苦啊！烈酒！可不就是烈酒！不錯，烈酒挽救了他們——他們從烈酒得到一點兒歡樂。可惜得很！我在此地沒有喝酒的體質。」他常指給我看他什麼地方沒有這種體質。「你也一樣，朋友，你的運氣好像也不好；不過，你的年紀還輕。啊，對啦，要做個曠達人——但是你想，在這樣的氣候裏，特別是假如你是來自南方，喝烈酒該是多麼開玩笑啊！」

我離去時，也就是我再沒有東西可典當的時候，他給了我一些錢——在那種公

寓裏，沒有什麼借貸關係；一個人如果付了錢，那他就把錢給了人家；假如他沒有因此遭人搶，那算他走好運。在那裏，有些傢伙老在一雙新鞋子或好大衣上打主意，一看到別人睡熟了，他們就利用自己的清醒，跟着就不見了。在貧窮面前，不必談什麼道德——意志堅強的人才會談道德，而這些傢伙都是軟弱無能的人。不過，關於下層英國人，我想談一件事：像下層法國人和意大利人一樣，他們並不是殘酷無情的。

那一回，我謀到輪船伙伕的位置，作了一趟流浪旅行；六個月以後，我又回到那裏。第一個早晨，我就看到了那個法國人。那天是剃鬚子的日子；他比以前更像一隻螞蟻，忙得手脚不停；他的臉比以前更黃了，也許更皺了。

「啊！」他用法國話跟我打招呼，「原來是你——又回來了。我早曉得你要回來的。等我剃好這個傢伙的鬚子——我有很多話要跟你談。」

我們走進廚房，那是一間石頭地的大房子，裏面有吃飯用的桌子——我們在火旁邊坐下。這時是正月，但是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，那廚房總是生着火的。

「好呀，」他說，「你又回來了！運氣不好嗎？哎！忍耐點！在你的年齡，多苦幾天也累不倒你的。不過，真是怪事！你看，我還呆在此地，但是我的朋友畢竟

死掉了。你記得他吧——就是那個頭髮烏黑的大漢子，在街上開店鋪的。他是個厚道人。跟我要好；他結過婚了，老婆是個漂亮的女人——有點熟透，因為她生了些孩子，但是她的家庭出身很好。畢竟是突然生心臟病死掉的。稍等一會兒，我要跟你談這件事……

「就在你離開以後不久，十月的某個晴天，我剛在這裏給這些傢伙剃好鬍子，就回店去喝咖啡，同時想起了可憐的畢貢——那時他才死三天——就在那時候，碰的一聲，有人敲門，接着進來的是畢貢太太！她很鎮靜——一個出身，教養和修養都好的女人——漂亮的女人。但是她的雙頰蒼白，兩眼通紅，可憐的人兒！

「『哦，太太，』我問她，『有什麼事情要我幫忙嗎？』那個可憐的畢貢好像是由於破產而死的；店鋪裏一分錢也沒留下來。他埋葬兩天了；房主管家已經到來。

「『哦，先生！』她對我說，『我該怎麼辦？』

「『稍等一下，太太！』我拿了帽子，跟她一道回她的店鋪去。

「什麼景象啊！兩個房主管家——他們坐在店鋪裏的面盆前面，倒很像是來剃鬍子的大官員；到處是，我的天呀，到處是小孩子。可了不起！一個十歲的小姑娘

娘，很像她的媽媽；兩個穿着小褲子的小男孩，另一個男孩只穿一件胸衣；其他的——其中兩個很小——都在地板上打着滾；多麼可怕的喧鬧！——除了那個小姑娘，所有的孩子都在哭嚷着，簡直要哭炸了。房主管家好像很窘。看了這景象，真夠叫人痛哭一場！一共七個孩子！有幾個還很小！可憐的畢貢呀，我真沒想到他竟是那麼出色的一個家兔！

「房主管家的舉動很斯文。」

「『好的，』塊頭較大的說，『你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籌好這筆錢；我的同伴可以住在店堂裏——我們不想跟你爲難！』」

「我幫助畢貢太太哄孩子。」

「『我如果有錢，』我說，『當然要幫你忙，太太——每個身家清白的人都應該有仁慈心；可是我沒有錢。想想看有沒有朋友可以幫你忙。』」

「『先生，』她回答說，『我沒有朋友。我，帶着七個孩子，會有時間交朋友嗎？』」

「『在法國呢，太太？』」

「『沒有，先生。我跟我的家庭吵翻了；你想——我在英國，到現在已經七年

了，當時就是因爲沒有人願意幫助我。」我覺得很糟糕，但我有什麼辦法呢？我只能說：

「『別失望，太太——信任我！』」

「我走開了。我整天在想她是那麼鎮靜——了不起！我不斷自言自語地說：『來呀，動動腦筋吧！動動腦筋吧！總得要想個辦法！』但是什麼辦法也沒想出來。」

「第二天早晨，正是輪到我到那神聖的救濟院去的一天；我動身去的時候，還在想：到底能幫那可憐的女人什麼忙呢？就好像那些小孩子抓住我的腿，緊緊拉着我。我遲到了；爲了彌補時間，我以空前的速度給他們剃鬚子；那是一個炎熱的早晨——我出了汗！一個辨士剃十個人的鬚子！一個辨士剃十個人的鬚子！我想到這件事，也想到那可憐的女人。我終於做完了；我坐下來，心裏暗想：『活計太重了！何必幹這個活？真傻！簡直在折磨自己！』就在那時候，我想出了主意！我去見了總管。」

「『先生，』我說，『我不可能再來這裏了。』」

「『你是什麼意思？』他說。」

「我受夠了你的——一個辨士剃十個人的鬍子——我就要結婚了；再來這裏，我實在吃不消了。爲了錢，我瘦成了這個樣子。」

「什麼？」他說，「假如你丟得起這樣的錢，那你是個幸運的人！」

「丟掉我的錢！對不起，先生，你看看我——我還是很熱的——要掙一個辨士，我得損失三個辨士，還不算來回磨破了的鞋皮。先生，如果我還是單身漢，那是我一個人的事——我能經得起這種浪費；可是現在——必得結束了——先生，我很榮幸！」

「我離他走開了。我到畢貢的店鋪去。房主管家還呆在那兒——呸！他大概一直在抽烟的。」

「我不能再久等他們了，」他對我說。

「這算不了什麼，」我答道；我敲了門，走進後屋去。

「孩子們在屋角裏玩耍，那個小姑娘，那塊小碧玉，像個媽媽似的在照料孩子；那位太太坐在桌旁，手上帶一副又舊又黑的手套。我的朋友呀，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面孔——很鎮靜，但又那麼蒼白，那麼沮喪，那麼悲痛。真可以說，她在等死。糟透了，糟透了——冬天就要來了！」

「『早安，太太，』我說，『有什麼消息？你有辦法解決一切了嗎？』」

「『沒有，先生。你呢？』」

「『沒有！』我再看她一眼——一個漂亮的女人；哎！一個漂亮的女人。」

「『不過，』我說，『今天早上我想出了一個主意。現在，要是我請求你跟我結婚，你的意思怎樣？這也許聊勝於無。』」

「她用她的烏黑的眼睛打量着我，回答說：

「『願意倒願意的，先生！』那時候，朋友，直到那時候，她才哭了起來。」
矮小的法國人住了嘴，狠命地瞧着我。

「哼！」我最後說，「你有勇氣！」

他再瞧着我；他的眼睛裏顯出爲難的樣子，好像找給了他一句不相稱的恭維話。

「你這樣想嗎？」他終於說；我看出來，這種想法刺痛着他，就好像我把光芒射在他內心裏黯淡絕望的情緒上那樣。

「是的！」他慢慢地說，同時，他那善良相的黃面孔皺了又皺，每條皺紋都露出了他的愁悶：「甚至在我做這件事的時候，我就很害怕了。七個孩子！」他又一

次瞧着我：「以後呢！——有時——有時——我能——」他突然住了嘴；然後又高聲說：

「生活是艱苦的！那你有什麼辦法？我認識她的丈夫。我能讓她在街頭流浪嗎？」

成就

大約在一八八九年，倫敦住着一個人，名叫哈利遜，性情溫厚而倔強。一天早上，他所關懷的一位夫人在查林路口車站對他說：

「哈利遜先生，你爲什麼不寫作呢？你正是寫作的人呀！」

「哈利遜看出自己正是寫作的人，兩年過去以後，他創作了十一篇短篇小說，其中有兩篇他并不特別喜歡，但是他當然不願意糟蹋這兩篇，所以把它們放在其他各篇一起寄給一個出版者了。過些時候，他收到出版者一封信，信上說，爲了某種考慮或委托，他準備在哈利遜負擔一切費用的條件下冒險出版這些短篇小說。哈利遜感到滿意，他覺得，要讓他的「作品」與公衆見面，就不應該浪費時間，因此他寫信希望出版者着手辦理這件事。出版者回了他的信，附來一份估價單和一張合同；哈利遜覆了信，并且寄去一張支票。出版者馬上覆了一封客氣的信，并建議：爲了哈利遜的利益，應該額外花一筆錢作爲廣告費用。哈利遜立刻看到問題的要點，又

寄去一張支票，因為他知道：紳士之間不能有金錢問題。

在規定期內，書問世了。書名是「在星球的軌道上」，寇斯柏特·哈利遜著。在兩星期以內，哈利遜開始收到書評。他以非常愉快的心情讀了這些書評，因為這些書評充滿了有識別力的奉承。有人問他是不是「喬裝的蘭斯羅」^①。兩份自由黨報紙把這些短篇小說描寫為傑作；一份報紙把他的作品與愛倫坡和莫泊桑的最好作品相比美；另一份報紙稱他為吉卜林^②第二。他受到很大的鼓勵，但是他生性謙虛，只寫信問出版者對再版有什麼意見。他的出版者寄來一張估價單，在信裏順便提到他已經賣掉四百本左右。哈利遜翻閱他的支票簿，查明第一版印一千本。因此，他覆信說可以等一等。他等候了；等了一個月，他再寫信去問。出版者覆信說，他現在已賣掉四百零三本，但是又說，哈利遜目前還不出名，所以他建議印第二版：短篇小說沒有銷路。不過，這些短篇小說得到了好評，因此他勸告哈利遜先生寫一部長篇小說。就一本短篇小說集可以獲得成功這一點來說，他的這本書當然算得上成功的作品……他滙給哈利遜一小筆款子，另外寄了很多哈利遜已經收到的書評。

OLMsted: 英國中世紀亞述王故事集中一五〇個勇敢的圓桌騎士之一。

Orsward Kipin (一八六五——一九三六)：英國作家，詩人。

哈利遜決定不印第二版，而滿足於他所得到的好評。他所有的親屬都很高興。他幾乎馬上就開始寫他的長篇小說。湊巧得很，哈利遜的朋友中有一個天才，他寫了一封信給哈利遜。

「我沒有想到，你這麼能寫作；」他說，「自然啦，我的親愛的朋友，故事不是『成熟的』，毫無疑問，不是『成熟的』。但你有充份的時間，年紀又輕，我知道你可以獲得成就。到我這裏來，讓我們談談你現在正搞着的東西。」

哈利遜一接到這封信，馬上就趕了去。在一個夏天的下午，那位天才一邊飲着一壺紅葡萄酒，一邊指出他的故事怎樣不是「成熟的」。

「你的故事對於膚淺的戲劇表示了同感，」他說，「但是根本沒有什麼真正的心理戲劇。」

哈利遜向他提出評論他的故事的書評。第二天，他懷着一種沉痛的感覺離開了那位天才。雖然如此，在幾個星期當中，他的沉痛消失了，天才的話開始有了效果；兩個月以後，哈利遜寫信說：

「你說得很對——故事不是『成熟的』。不過，我想我現在已走上了正路。」
到下一年年底，他向那位天才請教過一兩次以後，終於寫好了他的第二本書，

定名為「約翰·安達科特」。大約在這時候，他不再迷戀於他的「作品」，開始稱他的寫作爲「拙作」了。

他把稿本寄給出版者，附帶請求出版者考慮照抽版稅辦法出版這本書。在一般回信期限很久以後，出版者才回答說，照他的意見（庸俗的意見），「約翰·安達科特」簡直沒有實現哈利遜先生第一本著作的遠大的希望；爲了向哈利遜表明他的完美無缺的誠實，他附寄了「讀者」意見的摘錄，摘錄指出：哈利遜先生「在藝術和英國公衆兩方面都已經落了空」。出版者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所以認爲：在當時書業生意蕭條的情況下，如果哈利遜先生願意保證一切費用，他才冒險出版這本書。

哈利遜硬了硬心腸回答說，他不準備保證費用。這樣一來，出版者就退回了他的稿本，並且說：照他的意見（庸俗的意見），哈利遜轉上錯誤的道路了；他（出版者）對此深抱遺憾，因爲他很重視他們間一直存在的愉快的關係。

哈利遜把書寄給一個青年出版者，出版者在緩期付版稅的條件下接受了這本書。於是書出版了。

到了三個星期的末尾，哈利遜開始收到了書評。這些書評很雜亂。有人抱怨說沒有足夠的情節；真湊巧，在同一份郵件上，又有人抱怨說情節太多了。一般的趣

向在表示惋惜：「在星球的軌道上」的作者沒有實現他的第一本書的希望，因為在第一本書裏，作者曾經顯示出完全適合公眾胃口的願望。假如他沒有接到那位天才的來信，這很可能使哈利遜沮喪。天才的來信以這樣的措詞暗示說：

我的親愛的朋友，我的高興難盡于言。我現在比前更相信你可以獲得成就。」
哈利遜立刻開始寫第三本書。

由於版稅受到不愉快的拖延，他沒有從第二本書得到任何收入。出版者賣掉了三百本。在他寫第三本書這段期間（十八個月），那位天才用下面的話介紹哈利遜認識一位批評家：「你可以依靠他的判斷；那個傢伙不會錯的。」

但他對批評家却說：「我告訴你，這個人可以獲得成就。」

批評家待哈利遜很好，前面已經說過，哈利遜是個性情溫厚的人。

他寫完第三本書時，就把這本書獻給那位天才，定名為「夏天」。

「我的親愛的朋友，」天才收到他的抄本時寫道，「這是好書！沒有什麼可批評的；這是好書。我以無法描摹的愉快心情讀過了。」

同一天，哈利遜收到批評家的一封信，信裏有這幾句話：「是的，這無疑是個進步。這還不完全是藝術，却是個偉大的進步！」